

第四十四章 人人稱讚的烤魚

正午到青山莊的人比成靖寧預料的多，沈傲聽說沈老夫人這裡出現莫名的毒蛇，帶著兒子沈良驥來探情況，被沈老夫人留下用午飯。蕭雲旌在附近的校場練兵，下午無事，被成永皓拉來避暑遊玩，正巧湊了一桌。

用午膳時，趙純熙坐在成靖寧和沈嘉月中間，吃著兩個姊姊給她剔了刺的魚，一臉幸福的說著有姊姊真好，並嚴肅的對乞食的嚕嚕和雪兒說：「你們不能吃我們吃的東西，等會兒給你們吃魚乾。」

那一本正經的模樣，逗笑一桌女眷。

「姊姊，這魚真好吃，我想包回去給父皇和母后嘗嘗，可以嗎？」

「到時候派個廚娘去行宮就是。」沈老夫人笑道。

與此同時，外間的桌上，沈傲正在和蕭雲旌拚酒，大快朵頤。

沈良驥笑問成振清這魚是個什麼吃法。

「靖寧那丫頭想出來的，說是在崖州的時候跟一位老人家學的，她改了一下做法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吃，不過嘗著不錯，你若是喜歡，可把菜式做法拿回去。」

「難怪嘉月那丫頭喜歡到侯府找靖寧，學描紅做女紅是假，來蹭吃蹭喝才是真。」沈良驥說道，謝氏沒少說沈嘉月的事。

「嘉月和靖寧合得來，表姊妹之間常走動是好事。」沈老夫人說。閨中有要好的姊妹，日後才能多一個走動的地方。

午膳之後，沈老夫人派了個廚娘到令國公的莊子上傳授廚藝。廚娘是第一次做烤魚，難免戰戰兢兢，央求成靖寧跟著一起去。

「那我去一趟吧，也去拜見舅婆和表叔們。」成靖寧點頭說，沈家那邊她還沒去過。「公主，下午讓嚕嚕、雪兒陪妳玩好不好？」

趙純熙懂事，揮著手說：「靖寧姊姊妳去吧，記得早點回來幫我畫雪兒。」

「我也要去找瑄弟，下午約好了一起比試，正好送靖寧過去。」成永皓淨了手，攬過送成靖寧的活。

成永皓和沈家的表兄弟感情要好，自小一塊泡校場和衛所長大，沈老夫人樂見其成。

趙承寰在外頭跑了一上午，已筋疲力竭，不想再出門，「我就不去了，想好好躺躺。」

沈嘉月有一段日子沒回去，正好順路回去看看，就和成靖寧一起去白沙莊。

送走三個晚輩，沈老夫人才回莊子說昨夜之事。

沈傲和沈良驥還說著中午魚的事，險些忘記來的真正目的，此時聽聞沈老夫人提起，兩人神色肅了肅。

沈傲道：「我派人問過了，方圓百里之內，只有妳這裡出現這東西。」

琉璃瓶裡的兩條活蛇，綠得鮮豔欲滴，混在普通樹葉中，瞧不出端倪，如若從樹下經過，保不齊會被咬上一口。

「這是什麼蛇？」沈老夫人問。

那蛇比尋常的蛇小，但看上去很嚇人。上午已有捕蛇人來驗過，只說蛇有劇毒，但不知是什麼品種，像是從米昔那邊運來的。

「只能讓人慢慢查了，總之這段日子妳小心一些，我們不害人，但別讓人害了。」四皇子封了敬親王是好事，但樹大招風，明裡有各個黨派時時刻刻盯著糾錯，暗中有各路人馬放暗箭。永寧侯府嫡脈薄弱，殺了成振清，幾乎是剪除皇后的左膀右臂。

「我會小心的。對了，三年前在崖州刺殺振清的幕後之人查到了，是方婕妤命方尚書派人做的。」聽成振清說起那場刺殺，沈老夫人便知道不只是報復那麼簡單，三年下來，終於讓她查到真兇。

「眼下還不能捅出去，上一次靖寧被綁架的事雖讓陛下站在侯府這邊，但保不齊陛下會認為是我們離間他與諸皇子，使手段奪位。方家和大皇子消沉兩年，我想不日便會有動作，先讓他們撲騰，替承業擋擋風也好。妳手裡的證據先留著，日後務必一擊即中。」沈傲分析著。

沈良驥接話道：「陛下是重實幹之君，眼下我們只要專心辦事，必不會與皇上離心離德。」

先帝最終選中趙澈，也是看中他腳踏實地，一心為大祁江山，而不是說大話好高騖遠。

「舅父和表弟說得有理，我也會轉告給敬親王。」成振清點頭道。

去往白沙莊的路上，成永皓不停地問成靖寧如何弄出這麼個吃魚的法子，想讓她快些教會廚娘，以後每天做，又好奇崖州那邊的樣子，拖著成靖寧說。

成靖寧近些日子在學騎馬，還不熟練，一邊小心翼翼的駕馭坐騎，一邊和成永皓搭話，「開通海上貿易之後，瓊州也開始繁忙了，各大碼頭、港口都是裝滿貨物的船，我常和村裡的小姑娘去瞧熱鬧，見識了不少新玩意。日後那邊會更繁榮，只是沒機會見。

「至於吃的，那邊靠海，魚多蝦多，每天都能吃海鮮，吃法各異，不過都很美味。我跟著村裡的大娘學了不少菜式，只是回京之後沒機會做，這邊沒有食材。這個月月底，爹托人運的海鮮就到了，到時做大蝦和海蟹給你嘗嘗，只可惜二哥不在。」她說著，騎馬踏過一個田間放水的缺口。

成永皓被成靖寧說得一臉嚮往，「還以為妳們在崖州過得很苦呢。」

「和京城比起來是很苦，但要學會苦中作樂嘛。」成靖寧樂觀的道，她身上有一股子韌勁，到哪兒都能活下去。

不過片刻，幾人便到達目的地。

令國公府的莊子大，四人走了半個時辰才見到避暑的房舍，修繕得猶如皇室在燕山的避暑山莊一般，很是上乘雅致。

四周綠樹環繞，有幾畝荷塘，刮過的微風裡帶著陣陣荷香。這個時辰日頭最毒，田間地頭沒有勞作的農民，只有蓬勃生長的稻、麥和近兩年傳入的玉米、番薯。

衛老夫人此時結束午睡起床，準備讓兒媳和孫媳來陪她打馬吊，聽莊頭管事說成家的公子、姑娘到了，忙命人去接。

「妳總算出了一次門，我家的莊子不錯吧？」沈嘉月下馬之後，挽著成靖寧的胳膊往衛老夫人的院子走。

成靖寧看著四周的風景，點頭道：「很好很好，就是在這裡長住也使得。」

「等會兒妳做烤魚的時候我也要去，看看到底是怎麼個新奇的法子。」沈嘉月笑道。

「想偷師？憑妳是做不來的。」成靖寧睥睨著沈嘉月，傲然道。

沈嘉月嘿了一聲，說：「誇妳兩句就上天了，謙虛一點行不行？」

「不行，誰讓我手巧呢。」成靖寧說得大言不慚。

身後的蕭雲旌神色黯然，到衛老夫人的院子時才恢復如常，和成永皓一同問過安之後，準備前去令國公府在附近開闢的練武場。

臨走之前，他往成靖寧那邊看，她正坐在衛老夫人身邊說話，很有朝氣，很乖巧。

「就吃個魚也要讓妳跑一趟，哪用得著這麼麻煩。」衛老夫人笑著拍成靖寧的手背說。

「廚娘是第一次做，怕做不好，所以我跟來了。能來見您，怎好說麻煩。」回來兩年多才第一次正式到令國公府拜訪沈家的親戚，想起來成靖寧頗覺難堪。

「現在還早，離晚飯還有些時辰，歇會兒再去看也不遲，留下陪我說說話。」初見成靖寧，衛老夫人便覺得合眼緣，甚是喜歡，讓貼身嬪嬪去通知她兒媳和孫媳們不用過來陪她抹牌。

成靖寧肚裡裝了不少趣事與典故，陪老人家說話時，逗得衛老夫人哈哈大笑。

沈嘉月在一旁湊趣，一時間，整個院子都是祖孫幾人的笑聲。

謝氏來回話時，聽到笑聲不由皺眉，問身邊的媳婦說：「成家丫頭怎麼來了？」她怎麼沒接到消息？

「說是得了道好菜，要過來親自做給老夫人嘗。」年輕媳婦道。

謝氏對成靖寧是怎麼看怎麼不順眼，聞言蹙著眉涼涼地道：「國公府什麼好菜沒有，需要她親自動手？到老夫人身邊賣弄，有這心思怎麼不去皇后哪裡討巧？」想來沈老夫人對兩府聯姻還未死心，是變著花樣想把成靖寧嫁到國公府來，她這裡行不通，就從老夫人那裡下手，以為這樣就能得逞？想得美！無論如何，她是不許的。

旁邊的年輕媳婦這時沒開口，心裡門清兒，知曉謝氏這是在賭一口氣。眼下誰不知道永寧侯府的姑娘最矜貴？再說人家願不願把閨女嫁進來還是一說呢。

屋內，衛老夫人笑聲爽朗，摟著成靖寧親暱的道：「妳這丫頭上哪兒看這麼多典故？我怎麼從沒聽過？」

沈嘉月站著，眉眼一彎，吃醋說：「祖母，您不說您最喜歡的孫女是我嗎，怎麼靖寧才來就變了？下次不讓她來了。」

衛老夫人也把沈嘉月攬在懷裡，笑著摩挲著她們的臉，「都喜歡都喜歡，以後都常來陪我說話。」

彭嬾嬾掀開湘妃竹製的簾子，進來稟道：「老夫人，世子夫人過來了，說有要事向您稟告。」

國公府的大事，小輩無須知曉，衛老夫人對成靖寧與沈嘉月說：「嘉月，妳領靖寧逛逛莊子，順道去看看妳三孀娘。」她說的三孀娘是令國公和楊姨娘生的沈良棟的夫人白氏。

「是。」沈嘉月和成靖寧雙雙站齊，對著衛老夫人行過福禮後告退，決定先去找林氏。

林氏對成靖寧的來訪頗感意外，聽聞她來傳授廚藝，興致盎然的道：「想不到靖寧這麼能幹，那這回有口福了。等會兒我也去瞧瞧，看是怎麼做的。」誇過成靖寧，她又去訓小姑子，「妳也跟著學著點，別老是咋咋呼呼的。」

劉氏不在，她這個嫡親嫂嫂便擔起教養的責任，管起了沈嘉月，不過平日裡姑嫂兩人十分要好，和姊妹差不多。

沈嘉月今天連受打擊，抱著頭蹲到一旁，「二嫂，我像娘，能幹不起來呀。」

林氏笑罵道：「還嘴硬，仔細我找娘告狀去，快過來！」

「妳不罵我我就過去。」沈嘉月蹲著沒動，語氣帶著委屈。

成靖寧笑著扶起沈嘉月，「別裝了，誰不知國公府裡妳最討喜，祖母還讓我學妳呢。」

沈嘉月露出一副「這還差不多」的神色，又和成靖寧一副姊妹好的高興樣子，帶著她參觀自家莊子。

三夫人白氏是庶子媳婦，出身低了些，但容貌卻是府裡三位夫人中最出色的，性子溫溫柔柔，說話慢慢的，笑起來很美，不過眼下沈良棟在山東登州任知州，帶了一位姨娘去，是以她眉眼間有一股淡淡的愁緒。

離了白氏的院子，下人來告知廚房那邊準備好了，林氏覺得新鮮，便興致勃勃的跟著過去。

瞿大娘已照著成靖寧的吩咐宰殺醃魚，烤架也架好了，只等著上架開始烤。

成靖寧換了一身舊衣，穿上圍裙，親手翻烤鱸魚，刷油放香料。

一旁的廚娘都認真的盯著，準備學好了做給府上的主人食用。

第一條試驗品做好，成靖寧分了一半請林氏和沈嘉月嘗，剩下的讓廚娘們分著吃，她則去寫製作步驟，貼在廚房裡讓廚娘們日後照著做。

沈嘉月中旬沒吃夠，捧著魚吃得專注。

林氏嘗了一口之後誇道：「靖寧的手巧，有好菜也想著我們。」

「二表嫂喜歡就好。」被人誇讚是一件很享受的事，成靖寧笑咪咪的接受誇獎。在林氏的院子待了一陣子，沈嘉月坐不住，拉成靖寧到莊子的練武場去，「府中的兄弟們都在那裡，我們去看看吧。據說蕭大哥很厲害，大表哥的身手也很不錯，也不知他們兩個誰更厲害？」

成靖寧想著還在青山莊的趙純熙，道：「昭陽公主還在我家莊子，我得回去給她畫貓，明天再來吧。」

「也是，她的事耽誤不得。」相處了半個上午，沈嘉月很喜歡趙純熙，「我們過

去吧，反正府裡的男丁不是在家學讀書就是在演武場，明天也有。」

成靖寧與沈嘉月回到青山莊，就見趙純熙認真的剝著蓮子，沈老夫人剔著裡面的蓮心，放在筲箕裡，準備晾曬後用來泡茶。旁邊的嚕嚕和雪兒都眼饞著要吃，只有可哥揣著四肢，蹲在一邊閉目養神，一副不容打擾的樣子。

沈老夫人看到成靖寧和沈嘉月，問道：「這麼快就回來了？」

「陪舅婆說了會兒話，去看了三表孀娘，教會廚娘之後就回來了。我回來給公主畫貓，必須儘快畫好。」成靖寧解釋過後，去房裡搬畫具。

趙承寰午歇之後精神恢復了些許，前來這裡，聽說令國公府的公子在莊上的練武場比試，又帶上一隊人馬風風火火的朝那邊趕。

沈老夫人派人把荷塘裡的青蓮蓬都摘了回來，將楊樹下的石桌堆得滿滿的。

沈嘉月站著沒事做，也跟著剝蓮子。

擺好自製的畫板和畫具，成靖寧讓趙純熙先抱貓坐著擺一個姿勢，勾勒出大致的框架後，才讓她自由活動。

沈嘉月還未見過她作畫，拿了個蓮蓬站在一旁看，瞧著她勾勾畫畫，換著不同的筆描繪，覺得一團混亂。不過看到人和貓逐漸成型，又覺好奇，「妳怎麼畫出來的？」

「就妳剛才看到的那樣，是個細緻活。」成靖寧嘴裡咬著一支西洋筆，說話含糊不清。

「我還是去剝蓮子吧。」沈嘉月做不來這種精細活，看著覺得眼花，她還是看最後的成品好了。

畫好輪廓，還需最後修改上色，明天才能交給趙純熙帶走。

隨著時間流逝，夜色降臨，晚上仍是吃魚，到酉時末，康大海催促著趙承寰和趙純熙回宮。

成靖寧和沈嘉月牽著趙純熙的手，送她上馬車。

趙純熙趴在車窗邊對她們兩個招手，「嘉月姊姊、靖寧姊姊，我明天再來找妳們玩。」

鳳凰殿前，鄭義望眼欲穿，見趙承寰和趙純熙回來，佝僂著腰迎上去，「五皇子和公主總算回來了，陛下都問好多次了。」

趙純熙從馬車上跳下來，上前拉著鄭義問道：「父皇來了嗎？」

「可不是嗎，就等公主回來。」鄭義笑道。

所有的皇子皇女中，趙澈最寵趙純熙，說得上是有求必應，真的是含在嘴裡怕化了，捧在手裡怕摔了。不過也虧得成宜惠教得好，趙純熙並不驕縱蠻橫，做事極有分寸，長得又好，像個小仙女似的，哪怕方太后不喜成宜惠，對這個孫女也是愛得不行。

瞧見女兒回來，趙澈放下摺子將她抱起來，「外祖母家好玩嗎？這麼晚才回來。」

唯有對著趙純熙，他才算得上是個慈愛的父親。

「好玩，靖寧姊姊和嘉月姊姊陪熙兒玩，帶著熙兒釣魚、摘蓮蓬，還做烤魚給熙兒吃。熙兒想帶回來給父皇、母后吃，可外祖母說府裡的廚娘不能輕易進宮，只好不來了。還有靖寧姊姊的貓，都長得好大好大，熙兒抱不動。」趙純熙認真的說著，盡顯小話癆本性。

「熙兒大了，皇上可不能再這樣抱著她了。」成宜惠欲讓趙純熙下地來，怎奈趙澈拒絕得乾脆——

「熙兒才多大，抱一下又如何？她就是七老八十，也是朕的女兒。」他轉過頭問道：「還想吃魚嗎？明天父皇把外祖母家的廚娘傳進宮來給熙兒做魚好不好？」就像尋常百姓家溺愛孩子的父親一樣。

趙純熙搖頭，「父皇，熙兒還想去外祖母家，熙兒想吃魚，還想看貓，靖寧姊姊給熙兒畫了貓，熙兒得去拿。」

「是嗎？」趙澈問趙純熙，眼睛卻看著一同跟去的莊嬾嬾。

莊嬾嬾細細地把白日裡發生的事說了一遍，成宜惠聽後笑道：「臣妾早已聽說那侄女跟著顧楷學畫，也不知學得如何，明天等畫取回來，臣妾得好生瞧瞧。」

「老奴站在一邊看了幾眼，不知如何誇獎，只曉得二姑娘是個有才華的。」康大海站一邊賠笑道：「二姑娘不只會作畫，還做得一手好菜，那道魚陛下和娘娘一定得嘗嘗。」

成宜惠笑道：「是嗎？」

「靖寧姊姊養的貓好可愛，父皇，熙兒也想養。」趙純熙想養貓，知道求皇后無用，這會兒趕緊抱趙澈大腿。

趙澈哈哈一笑，「好，父皇送一隻小貓給妳。」對趙純熙，他向來有求必應。

趙純熙拍手大笑，「謝父皇！明天熙兒要告訴兩個表姊，我也有貓了。」

宮裡的貓狗最容易出事，成宜惠一時猶豫，「貓狗多少有些野性，還是不養得好，萬一出了什麼事……」

趙澈最不喜她這份謹小慎微，好似他糊塗得是非不分一樣，不以為然道：「咱們熙兒喜歡，什麼寵物養不得？康大海，你吩咐下去，為四公主選兩隻最溫順的波斯貓來，指派兩個養貓的宮人，務必把貓養好了。」

趙純熙很有眼色，當即吧唧一口親在趙澈臉上，「父皇最好了！」

對這對父女，成宜惠無可奈何的笑了笑。

趙純熙已拉著莊嬾嬾的手炫耀去了。

次日清早，趙純熙起床時就見趙澈坐在床頭，揉了揉眼睛後，懵懵懂懂的叫了一聲父皇。

趙澈對女兒這副可愛的模樣喜愛得不行，瞪大眼睛神祕的道：「猜猜看父皇給妳帶什麼來了？」

趙純熙想了想，眼睛亮得像黑珍珠，「小貓貓！」

趙澈笑著提起放在床邊的籠子，正是兩隻小波斯貓，一隻白色，一隻灰白色，「熙兒真聰明，一猜就中。喜歡嗎？」

趙純熙醒了神，欣喜地大聲說道：「喜歡！謝父皇。」

「快起來穿衣服，用了早膳後我們去看小貓的家。」趙澈對這個女兒是寵到骨子裡。

趙純熙穿著小睡袍，坐在床上張開雙臂，撒嬌道：「熙兒要父皇抱。」

「好好好，父皇抱。」趙澈大笑著抱起女兒去梳洗。

趙純熙興沖沖的用過早膳後去看鳳凰殿旁貓住的房子，莊嬾嬾見過嚕嚕和雪兒的窩，吩咐宮人連夜做了兩個出來，大房子裡擺放著各式玩具和貓食。

兩隻小波斯貓不認生，大大方方的巡視新家，被精心挑選來的牠們也認趙純熙這個新主人，很快就玩成一團。

「熙兒今天留在宮裡陪父皇好不好？」趙澈處理完政事，正好今日有空，準備與女兒共享天倫之樂。

趙純熙抱著兩隻小貓一臉糾結，「可我答應靖寧姊姊和嘉月姊姊，今天去找她們玩。」

「妳難道不要父皇了嗎？」趙澈佯裝失落，委屈得好像快哭出來。

趙純熙沉思一陣，「那熙兒讓鄭公公去外祖母那裡說一聲，我下次再去找兩個姊姊玩。對了，讓鄭公公把靖寧姊姊給我畫的貓也帶回來。」

鄭義在一旁應承著，領命後親自去青山莊傳令。

成宜惠帶著剛會走路的十一皇子過來，看著父女兩個這副幼稚模樣，也笑了笑。鄭義走得迅速，半路遇到潘淑容時被攔住問話。

「鄭公公這麼個大忙人，這是要去何處呀？」

鄭義低眉順眼，笑得慈眉善目，「娘娘讓奴才到沈老夫人那裡說一聲，今天四公主不去那邊了。」

潘淑容哦了一聲，「那不打擾公公了。」待鄭義的背影消失在宮門口，她的臉色才暗下來。

原以為皇上有什麼大事，卻不想是在鳳凰殿陪四公主。不過是個丫頭，哪裡就這麼這麼重要了？潘淑容看著跟在身後的女兒，恨她不爭氣，同樣一位父親，一個被當成眼珠子，一個卻是死魚眼睛。

「妳但凡有趙純熙幾分本事，就不至於到現在連個封號也沒有！」

但凡皇家公主，都是差不多到出嫁才有封號，趙純熙卻是生下來就被封為昭陽公主，對於這點，潘淑容和幾位有女兒的嬪妃各種不服。

三公主被訓得低下頭，卻是一臉坦然。

父皇不喜歡她，她有什麼法子，總不能裝乖獻媚吧？她可學不來。但四妹妹真的很討人喜歡，她也喜歡得緊，才不嫉妒。

潘淑容原本打算去芙蓉池賞荷花，見著鄭義之後一肚子氣，帶人去了玉衡夫人的蘅蕪殿。

對於成宜惠，她沒半點法子，論恩寵、論家世、論兒女，她全都差一大截。後宮向來是個後來居上的地方，但這一招好像行不通，成宜惠沒被哪個新人踩下去過。眼下她兒子都生了，早該封妃，卻還是個淑容，想到就來氣，一定是成宜惠

在搞鬼。

日頭越升越高，瞧著纖長的樹影縮成一團，守在莊子門口的白嬾嬾望眼欲穿，心道：看樣子五皇子和四公主不會來了。

她剛抬腳走了一步，鄭義尖細的聲音便傳入耳中——

「白嬾嬾等一等！」

「原來是鄭公公，可是有什麼事？」白嬾嬾滿臉堆笑，問道。

「沒什麼大事，娘娘只是讓咱家來遞個話。」鄭義笑得一臉憨厚。

白嬾嬾客氣道：「那一起吧，大人請。」說完，她帶鄭義去見沈老夫人。

回尋常事時，鄭義均是一臉憨憨的模樣，許是淨身久了的緣故，笑起來時有幾分女性的溫婉，「昨天公主回去之後說要養貓，今晨陛下就讓康總管尋了兩隻波斯貓，還撥了兩個宮人於一處地方照顧著。今天陛下難得有空閒，陪著公主玩呢，公主讓咱家來通知兩位姑娘一聲，今天不過來了，下次再來找兩位姑娘玩。如果靖寧姑娘的話畫已畫好了，可交給咱家帶回去。」

沈老夫人總算鬆了口氣，笑道：「公主高高興興的就好。靖寧的畫已畫好了嗎？」成靖寧點頭道：「已經好了，我去拿。」早就聽說四公主受寵，現在看來果真不假。不過她要是也有這麼個女兒的話，一定會像皇上那樣將女兒捧在手心裡。畫已粗略裝裱好，鄭義拿在手裡先一睹為快，笑得眉眼彎彎，「二姑娘畫得比宮廷畫師還強一些，真是栩栩如生，陛下與娘娘見了必定喜歡。」

「公公誇獎了，靖寧還小，當不起這等讚揚。」沈老夫人為自己的孫女自豪，說著謙虛的話，仍是一臉驕傲。

「老夫人不必自謙，二姑娘年紀輕輕就有此畫技，未來必定不可限量。」鄭義恭維了幾句話，捧著畫作回行宮。

第四十五章 練武場瞧比試

趙純熙不來，計畫改變，沈嘉月來時撲了個空，坐在院子的秋千上好生無聊，抱著嚕嚕對成靖寧說：「昨天妳教廚娘做的烤魚大受長輩和我兄弟姊妹們歡迎，一個個吃了許多還嫌不過癮，又加做了好幾條。」

「妳不知道，大伯母剛開始嫌棄得不得了，讓她嘗一口比逼她喝毒藥還苦大仇深，結果吃了幾口之後就停不下來。唉，我就不喜歡她這樣的性子，不過我娘總是訓我，讓我不許說長輩閒話。」她多日不回沈家，昨天回去歇了一夜，把謝氏糾結的反應看了個完整。

成靖寧笑了，烤魚的魅力誰能阻擋？君不見，她所在的城市，街角旮旯的烤魚店生意都爆滿紅火。

「咱們在心裡想想就行，別說出來，說出來會遭人嫌。」成靖寧記仇，對大表嬸很有意見，但也只在心裡嫌棄著。

「對了，昨天毒蛇的事查得如何了？」沈嘉月昨夜的夢裡爬滿了蛇，醒來許久還覺得後怕。

「還在查，不過昨天康總管帶了蛇回去。」是不是意味著今上會管這件事？成靖寧想著。

「一定要嚴懲兇手才是！」沈嘉月憤憤道，而後一轉話鋒，「對了，妳那庶姊呢？一直沒回來？」

成靖寧道：「還在寺裡不曾回來。她人聰明，心裡跟明鏡似的，論才智極少有人比得過她。」成芙寧在大覺寺住了大半年，一直誠心禮佛，每日祈福誦經，便是過年過節也不曾落下。

沈嘉月掰了一小塊甜瓜餵嚕嚕，「伯母才是她的正經母親，竹姨娘雖說是生母，但也用不著這般吧，真要照著規矩守三年？」

對於成芙寧的擔憂和所作所為，成靖寧表示理解，「妳知道她的處境，這麼做也是情有可原，我剛回京的時候沒做什麼事都被傳成那樣了，更何況是她呢？只盼著日後她的身世風波過去之後，京城茶館酒肆裡的茶客酒仙們能對她溫和一些。」

「可惜了這麼好的一個人，沒投生到主母肚子裡。」沈嘉月搖頭歎息著，過去的成家女中，她就看得上成芙寧。

「其實也不一定沒有好的將來。」成靖寧咬了一口甜瓜，想起《紅樓夢》裡的探春，一樣的聰慧剔透，漂亮能幹，又想起各類主角是庶女的種田宅鬥文，哪一個不是逆襲走上人生巔峰？說不定成芙寧就是呢。

想著這些，她的思緒飄遠了。

沈嘉月從秋千上跳下來，調侃道：「也對，誰不知道你們家的女兒矜貴，哪怕是庶女也有人搶著要，更何況是芙寧這樣的品格。」

沈嘉月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成靖寧一跳，她險些從秋千上摔下來，好不容易拉穩了繩索坐好，沈嘉月又一掌拍在她肩膀上——

「我們不說毒蛇的事了，現在陛下管著，估計沒有人敢再使壞。去我家莊子的練武場看哥哥他們比試吧，看看他們誰厲害。妳不是在學騎馬嗎？附近有馬路，我再教教妳，順帶看看附近的風光。」

「這提議不錯。」成靖寧早就聽過自家大哥的名頭，想去看看他是否名副其實。

正午，沈嘉月在青山莊用飯，哄得沈老夫人和顧子衿眉開眼笑，連飯都多吃了一碗。

「姑祖母，下午靖寧跟我一起去騎馬，去我家莊子的練武場看哥哥他們比試，您覺得好不好？」用過午飯後，沈嘉月坐在沈老夫人身邊，半個身子都黏在沈老夫人的右臂上。

「去吧，都去吧，到山裡散散心，成日悶在莊子裡也不是法子。」沈老夫人現在不拘著成靖寧了，放手讓她出門交際。

得了允許，沈嘉月拉著成靖寧行了禮，歡快如喜鵲一般離開青山莊。

她騎術好，在擅長的方面很有耐心，手把手的教成靖寧騎馬。

鄉間的馬路兩邊種了楊樹，盛夏綠樹成蔭，騎馬並不覺得熱，加上馬路寬敞，並無通行的馬車或行人，可放開了快跑。

成靖寧原本有些戰戰兢兢，跟隨沈嘉月跑了一段之後便覺心頭的鬱氣一掃而空，很是暢快，身心都如蛻皮新生一般。

兩人或快或慢的前行，沿途皆是一派鄉間田園的好風光，盛夏的盛景讓人迷醉。耳邊是沈嘉月耐心的教導聲，成靖寧是個聰慧的學生，加上有基礎，一個時辰後已能像個熟手一樣騎馬快跑。

「如何？我這個師傅還是不錯的吧？」沈嘉月俯身拍了拍馬脖子，對成靖寧說道。成靖寧勒住韁繩，放慢速度，說：「不錯不錯，無以為報，下次請妳吃好菜。」

「我現在就等妳的椰子雞。」沈嘉月搖了搖空蕩蕩的水壺，說：「水壺沒水了，到我家莊子裝好水之後再來。」

到了沈家的莊子，兩人淨手洗臉之後往各自的水壺續滿水，聽林氏說練武場那邊在比武，兩人不約而同的把跑馬之事往後挪，想去看兩家的男丁較量。

沈嘉月常來此地圍觀，興致勃勃的為成靖寧介紹自家的地方。

令國公府的開府太爺是為大祁趙家打江山立下汗馬功勞的大功臣，受到太祖重視。歷朝歷代的功臣總逃不過免死狗烹的命運，不過沈家老太爺有眼色，江山定下之後，一直以傷病為由在這處莊子養病，躲過了太祖後期的清算，白沙莊的練武場便是沈家老太爺養病時開闢的，用來給家中子弟做訓練場。

「練武場離莊子近，不比京城裡錦衣玉食，祖上立下規矩，令國公府所有男丁必須在此修行，無論嫡庶都得來，哪怕是從文的，也必須在這裡歷練一番。祖父請來的師傅可狠了，才不管你是什麼少爺，下起手來一丁點都不手軟，我大哥、二哥被揍得夠嗆。」到練武場後，沈嘉月指著這處簡陋的地方說道。

她的哥哥文不成、武不就，練武時被師傅訓得很慘，劉氏雖然心疼，卻不敢反對，這是先祖立下的規矩，後代必須遵守。

成靖寧贊同沈家這一家規傳統，「妳家先祖很有遠見。」

所以沈家的兒郎再弱也不會是草包，成永皓也托這項族規的福，練就一身好功夫。練武場不算小，修得四四方方，圍牆很高，不能輕易攀爬，用來居住的房子內裡十分簡陋，一張木板床、一床被子、一個衣櫃、一張四人桌，外帶放置東西的几案，除此之外再無其他。

沈嘉月說，令國公府以武立府，子孫後輩必須保持軍中艱苦的作風，防止出現紈褲敗類，所以弄這麼一個地方讓他們憶苦思甜。

「從武的，一年中大部分的日子都在這裡；讀書的，每年也有三、五個月在這裡苦練，家中女性長輩很少插手管男丁教養的事。」

一間一間的參觀練武場的住處，此地還有教室，藏書不比一般學堂少，請來的教書先生皆是學問淵博之人。

難怪沈家的男兒個個出色，原來是這層緣故，成靖寧頓時了然，「大祁立國一百多年，世家沉浮，也只有令國公府始終如一。」

沈嘉月面有得色，「當然，都是長輩們辛苦拚來的。」

移步到木樓二樓，站在走廊處正好能俯瞰整個練武場，此刻教武的師傅正在和沈家子弟過招，成靖寧看得眼花繚亂。

「大哥和三哥穩重，雖然跟著祖父上戰場立過功，但一有空閒還是得到這裡來接受祖父教導、被師傅們訓。五哥最有天賦，所有孫輩中，祖父最喜歡他。」誇自家哥哥，沈嘉月猶如誇獎自家地裡的大白菜一樣，使勁的炫耀。

五公子沈瑄是成靖寧曾經的相親對象，她自是要關注幾分，「哪一個是五表哥？」她好奇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讓謝氏的眼睛長到頭頂上。

「站在永皓表哥左邊那個，很高很俊的那個。」沈嘉月指著一個身姿挺拔，皮膚黝黑，面容俊朗的少年說。

少年氣勢如虹，站如蒼松，哪怕站得遠也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子桀驁不馴的勁頭，很剛烈嚴肅。他繼承沈家兒郎一脈相承的好相貌，也難怪謝氏看不上她，沈瑄的確有令國公的風采，將來必定是國之棟梁。

成靖寧心底突然釋然了，謝氏心高氣傲情有可原，這樣的男兒就該配溫良端方的女子。

她的目光從沈瑄身上移開，看到同樣站立如松的蕭雲旌，疑問道：「蕭大哥也在？」

「蕭大哥武藝高強，這裡的師傅都打不過他，祖父請他來和府裡的兄弟們切磋，順帶傳授武藝。」沈嘉月解釋道。

新一輪的比試很快開始，少年們兩兩過招，真刀真槍的比試，空氣裡劃過凌厲的劍風，耳邊刀劍相搏之音聲聲刺耳。明明是私下比較，卻看得人熱血澎湃，彷彿站在戰場上，看到敵我廝殺。

「沈家的表哥、表弟們都好厲害。」成靖寧忍不住鼓掌，被沈嘉月及時制止——「噓，小聲些，他們的課不容忍打擾。」

成永皓眼尖，瞧見自家妹妹來了，藉口要方便，跑到木樓的樓梯口，一邊招手一邊輕聲喊道：「妳們怎麼來了？」

「閒著沒事，過來看看你們比武。大哥不上嗎？」成靖寧站在樓梯上端，壓低音調問道。

「還沒輪到我，得再等一會。」成永皓說完，對沈嘉月微笑著點頭道：「妳帶靖寧過來的？」

「我教她騎馬，正好累了到莊子上歇息，聽說你們在這邊比試就過來瞧瞧。大表哥今天可得加把勁，我還等著看你和五哥比試呢。」沈嘉月伸長脖子笑著說。

成靖寧站沈嘉月旁邊，挽著她的手臂，一手放在嘴邊低聲問道：「是呀是呀，我聽說大哥打遍京城無敵手，早想見識了。對了，你和五表哥還有蕭大哥誰厲害？」

成永皓一臉驕傲，自負地道：「當然是我，妳都看好了啊！」

成靖寧握著拳頭給他打氣，「拭目以待。」

成永皓回了練武場，正好輪到他上場比試。一旦正經起來，他的氣勢比教武的師傅還可怕，渾身殺氣，如萬馬奔騰般的勢不可擋。

連續撂倒五個沈家表兄弟後，他站在場上，猶如得勝的將軍，背著身朝成靖寧所在的木樓揮手。

成靖寧能想像到他得意的笑臉，心道：二哥果真沒有噓吹，大哥的確是怪物，平日裡那麼沒正行的人，眼下脫胎換骨也難以形容，猶如內裡住了兩個魂魄，一個

樂天陽光，一個冷酷狠厲。

「永皓表哥的確厲害。」沈嘉月也低聲叫著好，對他和沈瑄的比試同樣期待著。兩個年紀相仿的少年往台上一站，四周肅殺一片，沒有廢話，直接挑槍比試，紅纓槍相撞，發出聲聲脆響。他們身形如猴，敏捷靈巧，刺挑踢擋，翻滾跳躍，角度刁鑽，互不相讓。

成永皓連續打敗五個表兄弟，體力稍有不足，而沈瑄精力滿滿，氣勢洶洶，撂倒成永皓後很不服的道：「打敗我五個兄弟，很厲害嘛！」

沈嘉月剛想說還是沈瑄技高一籌時，形式逆轉，成永皓一個鯉魚打挺，疾風驟雨的掃過，抓住剎那間的機會把沈瑄打到在地，手裡的長槍抵著他的心口，「不到最後關頭，勝負還不一定。這一局，我贏了。」

少年心氣，贏了並不掩藏，尤其知道自家妹妹在場邊觀看，成永皓舉著長槍，準確無誤的擲回架子上，一套動作完成得流暢自然。

「厲害！」成靖寧目瞪口呆，她知道自家大哥厲害，但不知道他這般厲害。

「唉，五哥還得練，想贏永皓表哥好像更難了。」沈嘉月抱著雙臂，眼神黯了幾分，興致缺缺，「算了算了，不看了，我們去騎馬吧，現在沒那麼熱了。」

「不是說要看我哥和蕭大哥比試嗎？看完最後一場再走吧。」成靖寧拉住沈嘉月。沈嘉月一本正經的分析，「永皓表哥已打完六個人了，現在體力不支鐵定輸。蕭大哥那麼厲害，永皓表哥打不過他的。唉，妳也不想看他被揍的樣子吧？」

「說的也是。」成靖寧聽過蕭雲旌的名聲，尤其他年長成永皓幾歲，成永皓要贏很懸，因此她點頭道：「我們去騎馬。」

離了沈家練武場，兩人往馬路過去，走馬看花，一路談天說地。

她們走後，成永皓並沒得意多久，歇息一陣後，很快被蕭雲旌打趴。

若是往日，他定要趴地上耍賴一陣子，今日卻是立刻就起來，再疼也忍著。

他望向木樓，並不見人影，心裡想著，幸好剛才兩個妹妹沒看到他困窘的模樣。成靖寧和沈嘉月在外跑了一個下午才回青山莊，沈嘉月笑道：「這幾天我得住白沙莊，明天來找妳，我們再一起去騎馬。」

行宮中，趙澈此刻歇在玉衡夫人的蘅蕪殿，由她伺候著喝酒吃肉，欣賞歌舞。

玉衡夫人蘇氏出自江南大族蘇家，在他還是皇子時便被蘇家族長送入王府做侍妾。蘇家對他多有幫助，他登基之後也投桃報李，許了蘇家一些恩惠，升了玉衡夫人的位分。

玉衡夫人是江南女子，彈得一手好琴，且能歌善舞。她嬌小玲瓏，帶著江南煙雨的清麗婉約，生得風流俊俏，很是溫柔體貼，哪怕現在年華不在，她依舊是無可替代的江南紅花。

「若說宮中的舞，哪怕是經受嚴格訓練的舞姬，也不敵愛妃十之一二。」趙澈側躺在涼榻上，喝著玉衡夫人奉上的酒。

玉衡夫人開口，聲音依舊是少女時期的青嫩柔軟，「陛下別取笑臣妾了，臣妾已

經不年輕了，跳不動了。」

「想當初在王府時，朕最喜歡看妳跳驚鴻舞，那才是真正的一舞傾城。」趙澈喝著酒，似笑非笑的看著玉蘅夫人。

玉蘅夫人心裡發毛，勉強笑道：「臣妾最近身體不適，恐怕無法為陛下跳舞了……」

「朕知道，妳自生下小六之後身子便有些不好，近兩年又氣虛血虧，該好生補一補。朕聽說蛇酒對此症最是有效，便捉了幾條回來給妳泡酒。康大海，還不把東西拿上來？」

康大海拍拍手，已有小太監端著填漆托盤進來，盤中放著一個琉璃瓶，裡面是兩條鮮豔欲滴的綠蛇，繞著瓶壁向上爬，吐著猩紅的信子。

「這是從米昔那邊來的，朕請捕蛇人看過了，說極其少見，想來這兩條蛇的功效定強過烏梢蛇、蝮蛇這些。愛妃，妳可一定要把病養好了，朕還等著看妳的驚鴻舞。」

玉蘅夫人被琉璃瓶裡的蛇嚇得花容失色，跪在趙澈面前，渾身抖如篩糠，此刻不知該說什麼話辯解。

「朕想起來了，妳不會這些。康大海，傳盧太醫來幫愛妃把蛇酒泡上，務必要把酒放在陰涼通風、抬頭便看得見的地方。」

趙澈的聲音依舊是哄女人時的風流清緩，臉上帶著笑，但此時玉蘅夫人卻不敢看他，只得叩首伏地，強自鎮定道：「臣妾謝陛下關心，一定養好身體，為陛下跳舞。」

「妳身子不好，別老跪著，行宮風水養人，妳好生養著，朕隔些日子再來看妳。」

趙澈扶起臉色蒼白的玉蘅夫人，叫來宮裡的宮人伺候。

玉蘅夫人癱軟在軟椅上，看著琉璃瓶裡兩條鮮活的蛇，彷彿裡面裝的不是毒蛇，而是她的野心和妄想。

「娘娘，盧太醫來了……」宮人此刻亦是提心吊膽的。

「請他進來。」玉蘅夫人不敢違抗聖命，只得看著盧太醫，把兩條綠蛇放進一個新的琉璃瓶，往裡面灌滿烈性的燒刀子。

綠蛇逐漸被淹沒在白色的液體裡，烈酒帶來的窒息感和灼傷感，慢慢吞噬著綠蛇的生命，她看著兩條蛇一動不動漂浮在酒中，最終落入底部。

玉蘅夫人扭過頭，痛苦的歎息一聲，拭去眼睛裡的淚水。

她的癡念，被皇上親手殺死了。

第四十六章 馬兒受驚落陷阱

接連五日，成靖寧跟著沈嘉月學騎馬，效果顯著，一起跑遍附近大小莊園，很是痛快。

「秋獵兩年一次，只會騎馬還不夠，妳還得學射箭，學成之後我們也去西山獵場玩。」沈嘉月放慢速度，騎馬小跑著。

「妳帶我吧。」成靖寧騎馬和沈嘉月並排走著。

「那明天到白沙莊來，我等著妳。」到岔路口，沈嘉月對成靖寧說。

「明天見，我先回去了。」成靖寧揮了揮手，騎馬回自己家。

到莊子時，沈老夫人正在算帳，醉霄樓推出烤魚之後一直供不應求，哪怕價格翻了兩番，依舊爆滿，幾個莊子的番椒也沒多少了，得到南洋來的商販那裡買。成靖寧聽到劈里啪啦的算盤響聲，瞧了一眼帳本說：「又賺錢了嗎？」

「尚可。」沈老夫人謙虛道，催促她，「快去沐浴，渾身都是汗。」

「那我去了，祖母您忙。」賺錢了她自然很開心，剛穿來時的夢想就這樣實現了。晚上在庭院裡歇涼，成靖寧抱著甜瓜啃的時候，無情的拒絕了乞食的嚕嚕和雪兒，想著這般閒適逍遙，神仙的日子大概也是如此吧？

嚕嚕不死心，拖了一塊甜瓜，敏捷的爬上樹，邀請雪兒一起分享。

成靖寧驚愕的看著一氣呵成的嚕嚕，站起來道：「下不下來？」

嚕嚕出聲抗議，很得意的喵喵叫了幾聲，對她做了個不屑的表情，彷彿在說「有本事妳上來」。

雪兒在牠身後躲著，很小心。

「唉，我這暴脾氣。」成靖寧說著就要拿杆子教導貓。

沈老夫人在一旁笑道：「妳跟貓計較什麼？甜瓜又不是不能吃。」

這時成永皓興沖沖的回來，樣子興奮，眼睛裡帶著光，挑了個小杌子坐下，拿了塊甜瓜咬了一口，唇周邊沾滿了汁水，嚥下去後道：「兩日前陛下作了一個夢，夢到燕山裡出現一頭白鹿，夢醒後請欽天監的官員卜卦，測算出是吉兆。

「結果今天就有山裡的居民說在燕山見到了白鹿，說得有鼻子有眼睛的，傳到陛下那裡，陛下大喜，正張榜要捕鹿呢，說誰捕獲白鹿就有重賞。現在宮裡年紀大些的皇子們都摩拳擦掌準備去捉來獻給陛下，爹，我們也去幫承業吧。」

「這麼巧？」陛下剛夢到白鹿，就有人看到，成振清聽著有些不信。

「的確如此，兒子並沒有說錯。」成永皓興奮道。

這等討巧之事說輕不輕，說重不重，但不做的話今上難免會不悅，尤其眼下趙承業不能出錯。

成振清想了一會兒，說：「你帶人去吧，我就不去湊熱鬧了。深山密林裡危險多，你自己要當心。」

「兒子明白，不過燕山地方大，估計得找好一陣子，我們打算帶齊行頭在山裡住幾日，找到白鹿之後再回來。」成永皓道。

「多帶些人手去，在外警醒些，萬萬不可大意。信鴿也帶幾隻，隨時送信回來。」沈老夫人說道。

「嗯。」成永皓重重的點頭，摩拳擦掌，已迫不及待了。

現在令國公府和永寧侯府的長輩們為了避嫌，這種湊趣的事都由他們小輩去做，他等下就去沈家那邊找瑋表哥和沈理他們。不過據聞，幾位皇子的外祖家都派了諸多人手，誓要抓住白鹿邀功，只有他們幾個自是不成氣候，但給那些人添亂倒不是不可以。

懷揣著這樣的打算，成永皓吃過甜瓜等消暑水果後回房沐浴更衣，早早的就睡下了。

六月天氣炎熱，不過阻攔不了一群熱血的少年，成永皓帶弓持劍，整好裝備，呼朋引伴往燕山山裡走。

成靖寧送他離開，正欲去白沙莊尋沈嘉月練騎射。

「靖寧，等一等！」沈嘉月騎快馬趕來，到莊子門口俐落的翻身下馬，出聲叫住成靖寧，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到她身邊，「我們也去山裡瞧熱鬧吧，聽幾個哥哥說起那頭白鹿，我好想去看。」

「白鹿有什麼好看的？有沒有還是一說。」學過生物的都知道，要麼是變種，要麼是尋常的鹿得了白化症。

成靖寧對爬山興趣不大，尤其對這種巧合之事更不上心。大熱天，她沒那麼好的興致找虛無縹緲的生物，還不如跑馬有吸引力。

沈嘉月對她消極的態度予以批評，「難得出門一回，別浪費了，看不到白鹿，看其他動物與景色也好啊。是不是年初被嚇著了，到現在也不敢出去？那次不一樣，這回我們多帶些人去，妳也學了些拳腳功夫，不會有事的。再說大家都忙著尋白鹿，誰關心妳？眼下牠可比妳珍貴。」

「可天氣這麼熱……」成靖寧抬頭看了看天空，日頭好像又大了些，現在是三伏天，出門怕是會中暑。

「山裡涼快得很，妳別找藉口了。我們沒到十四，規矩沒那麼大，再說和自家兄長待一處，又不是去幽會，不會有人說閒話，也不只我們兩個姑娘去，擔心什麼？走走走，我們去見姑祖母。」沈嘉月半拉半拖著成靖寧去尋沈老夫人。

沈老夫人想著她出門走走看看也好，再者今上已震懾過暗地裡使壞的宮妃及其外家，斷不敢再生事端，有成永皓和沈瑋看著不會有事。

她派了六個會武的健婦跟著，反覆叮囑一番才讓她們兩個出門。

自打傳出有白鹿的蹤跡後，進山的人一波多過一波，有為了獻寶立功的外戚大臣，也有進山瞧熱鬧的少男少女。大底是為了防曬，或是男女有別，十四歲以上的年輕女子或戴面紗，或戴幕籬，三五成群說說笑笑，十分熱鬧。

跟著眾人進了山，山中古木參天，綠樹成蔭，把三伏天的烈陽隔離在頭頂，只有少數的光透過密葉的空隙射下來，讓那一束光裡的灰塵清晰可見。

「我就說山裡涼快吧。」沈嘉月騎馬走在山谷中，鬆開韁繩，張開雙臂伸了個懶腰。

「難怪靈獸都長在山裡，就是我也願待這樣的地方。」沈嘉月感慨著，這時倒不急著去找白鹿，騎著馬慢悠悠的向前。

「我們歇會兒再去找大哥他們吧。」走了一個時辰，成靖寧下馬後把馬拴在泉邊的樹上讓牠們喝水，自己也拿了水壺猛灌一口。

這時候樹上落下一個松塔來，接著傳出一陣吱吱聲，成靖寧抬頭便看見一隻肥碩的松鼠趴在樹幹上，眼巴巴的盯著地上的大松塔，好像很是委屈。

她看了覺得好笑，便撿起來伸手送上去。

肥松鼠膽子小，一直盯著成靖寧看，猶猶豫豫的，做足了準備才慢慢靠近，緩緩的往前。

成靖寧就這麼看著牠，估摸著這隻松鼠是戲精學院畢業的優等生，短短的半刻鐘，牠已上演了好幾齣大戲。

最後，松鼠搶過大松塔，飛快的消失在樹枝之間。

沈嘉月吃了些乾糧墊肚子，看成靖寧站在樹下傻笑，問道：「笑什麼呢？」

「妳沒看見，剛才有一隻這麼大的胖松鼠在摘松塔，結果松塔落了下來，我撿給牠，牠猶豫了半天才拿回去，那反應樂死我了。」成靖寧說著，在泉邊蹲下身洗手，「我們繼續往前走吧。」

越往深處走，地上的枯葉越多，偶爾會聽到窸窣窸窣的聲音，好在人多，還不至於出現一丁點聲響就害怕。

尋了幾個時辰一無所獲，沈嘉月沒了看白鹿的興致，索性當作遊山玩水，且走且看，山裡的稀奇東西是京城沒有的，一路走下來倒是飽了眼福。

看著日上中天，兩人尋了個地方歇息，要把肚子填飽。

沈嘉月坐在被風雨吹打得光滑的山石上，一手撐著下頷，一手拿著枝狼尾草花穗晃來晃去，說：「大哥他們今夜會露宿在外，好羨慕啊！」

「我們也在外面露宿，不合適吧？」如果是上一世倒沒這個顧慮，可這一世不同，雖說大祁民風算得上開放，不過還沒到這種程度。女子十五及笄，開始談婚論嫁，十四便不如以前自在逍遙了，成婚之後尤甚。兩人只有十二，束縛雖沒那麼多，不過還是矜持一些得好。

「我也只是想罷了，天黑後還是得回去。」沈嘉月失望的道：「所以得趁此機會多看一看。」

停了近半個時辰，兩人繼續上路，往前走了約一個時辰，只見群山連綿起伏，古木參天，已是人跡罕至。

眼下日頭開始西沉，沈嘉月抬頭看了看天，說：「白鹿這種靈獸應該在更遠的山裡，哥哥他們可能往那些沒有路的地方去了，我們看過這片景之後就回去吧。」雖是騎著馬，但走在山間谷底也覺得顛簸。

「也好，再往裡頭走我也覺得害怕。」成靖寧騎著馬跨過兩尺寬的山間小溪。不遠處突然傳來一陣狼嗥聲，八人警鈴大作，隨行的健婦們將兩人圍在中間，警惕的看著四周。

沈嘉月心中慌亂，說：「沒聽過燕山裡有狼啊？」

「山裡可能什麼都有，總之要小心。」

聽到狼嗥聲，成靖寧身下的坐騎原地打轉，顯然也害怕得很。

她拔出隨身攜帶的短劍，眼睛巡視著四周。

這時旁邊忽然衝出兩匹黑狼來，沈嘉月嚇得夠嗆，拔劍就砍，六名健婦也提拳準備與之搏鬥。

成靖寧定睛一看，這不是西伯利亞犬嗎？俗稱哈士奇。

她正想提醒她們不必害怕，有可能是遇到惡作劇，可不知怎的，她身下的坐騎突然發出一聲嘶鳴，狂躁的甩動馬蹄，在山林間橫衝直撞，朝著林子深處跑去。沈嘉月和六名隨行的健婦還沒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，身後便有數支利箭飛來。又是一陣拉得長長的狼嗥聲，顯然來的不只一隻，幾匹馬受到驚嚇不聽使喚，躁動不安地原地打轉。

這時圍過來一群人，正巧是長興伯家的幾位和一群牽著狗的帶弓獵手。十來隻酷似狼的狗長著藍色的眼睛，跑了一路，這時都吐著長長的舌頭，看上去很嚇人。沈嘉月還沒來得及質問，張琳妍已經開口，道歉道：「對不住，對不住，我們還以為是獵物，就放了幾箭，沒傷到幾位吧？」

「你們故意的吧！」沈嘉月氣道，拿著鞭子點著張家的一群人。

她們八個大活人，怎麼看也不像山裡的野獸，況且剛才還說話來著。

張琳妍笑道：「的確是誤會，沈姑娘不要亂說哦。對了，剛才好像射到什麼東西了，不是妳們吧？」

「這些像狼的狗是你們放的吧，嚇人很好玩？要是靖寧有個三長兩短，令國公府和永寧侯府不會放過你們幾個！」沈嘉月看著張琳妍笑得明媚的臉，恨不得上去撕了她。

一邊的張明燁拿著大弓，虛情假意地道：「誤會一場，別這麼小氣。要不要幫忙啊？我們人多。」

「不用！」沈嘉月可不信害人的兇手會救人，長興伯府的這夥人除了張琳妍之外，全是男人，個個都不安好心。